

透视历史风云 描摹人生百态

——读谈歌的长篇小说《大舞台》

杨红莉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摘要:谈歌新作《大舞台》极具特色:文体虽多元杂糅,但从其所包涵的历史容量、所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所提供材料的丰富性及所给予读者的思考深度看,作品却有着非同于一般所谓“纯粹”小说的震撼力。

关键词:谈歌;《大舞台》;社会变迁;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1-0012-03

读完谈歌近150万字的新作《大舞台》,颇有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之感。《大舞台》是一部谍战大戏,国民党、共产党、日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互相穿插,勾心斗角,这样纷纭复杂的线索和场面,非大丘壑不能运筹,非大手笔不能自如,谈歌先生居然写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辗转腾挪,煞是好看。

毋庸置疑,《大舞台》是一部大作品,尽管只写了十三年的历史,尽管只写了保定一个城市,但是,这十三年却关联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一个城市却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小说从1937年起笔,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这十三年,正是中国抵御外侮、全民抗战,随之经过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时期,这短短的十余年,完全可做一部大史记。保定,北平(今北京)的南大门,华北大平原的中心腹地,不只是日本侵略中国所覬覦之地,国共争战中也必然是当关之处,这一地亦足以作为大中国之具象。这一时,这一地,注定是历史风云际会的凝缩,注定上演无数令人悲喜交加感慨万端的人间大戏。谈歌却并未让我们直面纷飞的战火,而是结构了一场跌宕丛生、不见硝烟的特工大戏。谈歌胸中有大布局、大丘壑,选择这一时这一地这一侧面作为透视动荡历史、复杂人性的窗口,导引我们再次关注历史动荡中人的悲欢离合,体味历史与人的纠结缠绕,思考人生、命运、道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涉,感慨历史大势与个体生命搏击之间不可简而言之多种况味。

先说《大舞台》的“杂交体”形态。《大舞台》是一个极有特色的文本,这个特色首先表现在文本的体裁上。在《附记》中,作者自言这部作品“体裁名曰小说,而检阅提纲及素材,应属三分史料、三分演义、三分坊间传说、一分作者批注”。确实如此。初读作品,我也在疑惑:这是小说?纪实?故事?传说?但当我读完这部大书,豁然感觉这一“杂交体”并非是作家的别出心裁,而是水到渠成的产物。毋宁说,这是作家面对虽已过往但并未如烟的历史和那些虽不相识但并不陌生的真人真物的时候的自然而然的選擇:一个真诚的作家,一定要尽量保持历史框架的真实性,而不可能任意演绎、凭空构架;但是,无论怎样的保持也一定会有细节的空白,需要他去填充。所以,档案资料、记人散文、历史故事,乃至想象与虚构,甚至作家不由自主的点评议论,就成为自然生成之物了。也许,从文体的纯粹性言,《大舞台》更像是“杂交体”,但从其所包涵的历史容量看,从其所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看,从其所提供材料的丰富

收稿日期:2015-12-04

作者简介:杨红莉(1969-),女,河北无极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性言,从其所给予读者的思考深度看,《大舞台》非但不单薄,不零碎,反而有着非同于一般所谓“纯粹”小说的震撼力。因此,《大舞台》的这一文体上的杂交性,我愿意视为作家的一个大胆创造,一个全新尝试。当我深深地沉湎于作家所描绘的历史风云中,不得不被其中的人物感动着、牵系着、纠缠着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杂交体”的创造和尝试是成功的。因为,在我看来,文体的真义并不在于合乎什么外在的形式标准,而在于这一形式与其要表达的内容之间是否真正达到了不可分离以及相互彰显的程度。显然,《大舞台》达到了。

这部厚重的作品艺术地完成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书写。《大舞台》凭借大量查之有据的史实,凭借作家艺术性的飞扬想象,尤其凭借作家观照历史的客观态度,以及他对于人的命运的深度思考和卓绝表现,使得《大舞台》绝非在“印证”历史,而是于精微处“预示”了历史前行的轨迹,从而写出了民族命运、国家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当然是当代历史小说写作最难能可贵的成功之处。

这些“精微处”其实恰恰是检验历史表达是否达到艺术高度之肯綮处。比如,人物塑造得如何,有没有生命的深度和灵魂的高度?或者说,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符号”?《大舞台》中各色人物众多,身份复杂,或官或民,或商或匪,可谓三教九流、七行八作、五花八门,更为关键的是,作家要写的是“特工”这一特殊群体,是表面和内在不一致的人,是形式和内容不统一的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谍中谍。这当然首先是对作家社会知识丰富性的考验,但是,我要谈的还不是作品经得住社会知识考验这个事实,而是基于这一前提下的诸多人物是否有性情,有思想,有生命,有精神,简而言之,即人物是否“活”了。谈歌所塑造的人物“活”了。且不说诸如赵元初、马凯旋、梅三娘、徐飞扬、唐行一、张宗民、虞世通、杨昆平、梅氏三姐妹等主要人物,就连出场相对较少的如葛云梁夫妇、郭子路夫妇、甄广宁、钱如雪等,也都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赵元初的深藏不露、马凯旋的果决执着、唐行一的缜密谋略,各个不同,同是梅家三姐妹,或端庄,或沉着,或泼辣,其异如面;徐飞扬的仙风道骨、乌有道长的来去无影让人心怀遐想,付浩声、钱如雪的性情迥异但却气韵生动。不仅性格鲜明,更兼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困惑、追求、理想和命运,在作家即便是稍事涉略,都显得那么丰满荡漾。

人物写得成功的原因,当然首先得益于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完整把握和精益呈现,比如对梅可心的塑造可谓形神兼备,动感十足。她敢爱敢恨,爱恨分明,恨起来举枪就杀,初一的仇绝不会等到十五报;爱起来天雷地火,不顾忌身份敌友。从政治身份上说,这个人物是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应该是让人恨,让人怕,但在作家一路勾描下来,梅可心身上却充满了人的气息,人的情感,让人欣赏让人感动甚或敬佩。其原因在于作家是把梅可心作为一个生动的人去凝视进而呈现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杀人如麻的军统女特务去扫描的。当最终梅可心被关进大牢,和她一直“并肩作战”但实为中共地下党的曹正汉不仅替她抚养着孩子,并且一直等待她出狱,这种综合并超越了爱情和兄弟情的深情令人唏嘘感怀,荡气回肠。

其次,人物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得益于作家对于人物品格和精神的精彩呈现,即作家着力表现的不是人物的形而是神。这其实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处,所谓传神写照、得意忘形是矣。然而“神采,自非胸中过人,有不能为者”,谈歌却以其点睛之笔,附之以形而神完气足。且以并非小说主要人物的付浩声为例。付浩声一身正气,且义薄云天,这“正气”和“义气”是谈歌表现付浩声的传神阿睹。因此,尽管付浩声出场并不多,他也并非某党特工,但只要他出场,谈歌必然要表现此正、义二气。比如,张学良、傅作义、徐飞扬等赫赫人物要听付浩声的戏,付浩声非但不将其视为荣耀而且张嘴讨要戏份。这很出意外。因为意料之中一个戏子是不敢向此等大人物的讨戏份的,应该视为荣耀赶紧巴结上演才是。偏偏张学良、傅作义、徐飞扬等大人物的闻听此言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极欣赏付的爽直,各出一百银元戏份。这又出人意外。因为意料之中的国民党的官员大人应该颐指气使、仗势欺人才对。但更出意外的是付浩声并没接这份他要来的戏份,反又倒出一百银元以“向少帅与傅将军彰显保定城一方平安致敬”。这三个“意外”,将付浩声坚持戏子的尊严(听戏就要付钱,管你是谁)同时更有中国人的骨气(敬仰保家卫国的战士)的铿锵正气直写得令人拍案叫绝。“义”更是付浩声的“神”:他慷慨救助落难的马

凯旋;他宁死不给日本人唱戏;他出于正义之心掩护共产党而被马凯旋以“共党嫌犯”处死却无怨无悔。赴刑场途中,他高唱“昔日有个刘关张,弟兄们结义真豪强……”,声震保定,义薄云天。这个“义”,不仅是桃园结义一样的兄弟之义,更有以此为基并超越于此的家国大义。仅仅是一个戏子的付浩声越是正义凛然,他的生死兄弟——“党国”要员马凯旋的失败越是孤绝彻底。

作者所着力塑造的马凯旋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不是由于性格所致:身为“党国”军统要员,他刚正果决、清廉自律,堪称道德君子、“党国”楷模。但是,他却必然性地失败了。小说精彩地展示出了其中的“必然性”:因为他无论如何刚正果决也阻挡不了整个国民党上层的勾心斗角,无论如何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党国”统治者们的贪腐,无论如何“奉献党国”也无法扭转如付浩声那样的正义民众对于所谓“党国”的蔑视。这是他个人的命运,更是“党国”的命运,从他选择了“效忠党国”的那一天起,这命运即已注定。英雄奈何末路,所以马凯旋的道德品行越是完美,也就越具有悲剧意味,国民党失败的必然性越是无可改变。

谈歌写特工,写出了人物丰富精彩的内心世界,有些人即便只如惊鸿一瞥,也能让读者过目不忘,钱如雪、任雪儿、吕小莲均是如此。这种功夫得自《红楼梦》,得自《水浒传》,得自深厚的传统文学素养。还有语言。谈歌的语言富古典韵味,凝练蕴藉,意味深远,令人玩味,同样可见出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谈歌对古城保定如数家珍,在一部小说中,直将保定的戏曲、杂技,小吃、名建,青山、绿水,大家、小跑,名流、奇人,逐一引到历史的大舞台上,和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一起,带给我们日常的、温暖的,也是深切的感动。这些,都让这部历史大作更加血肉丰满、活色生香。

文本中有许多的“插话”,作用不同,有的是注释,以方便读者阅读;有的是评论,是叙述人忍不住的发言,或贬或褒或讽,引导读者;有的则是对人物心理世界的进一步发掘,将更深土层下的“自我”展示出来,深入刻画;还有的则是结合当下时事,或借机发挥或插科打诨。类型多样,功能不同。这些各种各样的“插话”,有的方便了读者、拓深了内涵,当然不错,但独对于有些与“当下”联系太紧的某些借机发挥,窃以为不太必要。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作者在题记中所言,“大舞台生旦净末,大舞台唱念打做,大舞台闪展腾挪,大舞台匆匆过客”。“大舞台”本是小说中如梅三娘、付浩声等戏曲、魔术演员谋生卖艺之地,当然也是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的地方,既见证了历史变迁,也参与了风云动荡。谈歌让“大舞台”这个小舞台,承载了历史风云变迁、英雄风流云散的隐义,其万千况味,有待读者各自揣摩体会。

Penetrating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s, Portraying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Appreciation of Tan Ge's Novel *The Grand Stage*

Yang Hong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ransmission,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5, China)

Abstract: *The Grand Stage*, a new novel by Tan Ge, is a work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le the literary styles of this novel are diverse, the historical capacity contained in it, the vitality of its characters, the richness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it brings to readers have made it a impressive novel different from other “pure” novels.

Key words: Tan Ge; *The Grand Stage*; social changes; historical novel

(责任编辑 王作)